

长篇武侠小说

冷傲煞星

(下)

司马慧风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奇技惊尘.....	1
第二章	往事悲凉	28
第三章	红颜知己	55
第四章	少女情怀	89
第五章	孤胆独行.....	115
第六章	云雾茫茫.....	156
第七章	绝境奇遇.....	190
第八章	绝艺雄风.....	210
第九章	再上虎山.....	234
第十章	纯情无价.....	268
第十一章	真诚所至.....	296

下 册

第十二章	杀机四伏.....	333
第十三章	双煞归位.....	365
第十四章	神龙隐现.....	406
第十五章	妒火自焚.....	429
第十六章	难逃公正.....	460

第十七章	正义索魂.....	481
第十八章	纵虎归山.....	508
第十九章	再现清白.....	535
第二十章	名利熏心.....	560
第二十一章	正气浩然.....	597
第二十二章	恩怨茫茫.....	623

第十二章 杀机四伏

地恨牟雨平郑重地道：“东方宇是个英雄。”

“爹亦有此看法，但我们帮不了他……”

牟雨平一怔道：“为什么呢？”

牟坤道：“哀莫大于心死。东方宇表面虽然刚强无比，犹如英雄，但其内心却静如止水，江湖名利似乎早已不放在心中了。我们能帮的只是他的外表，却帮不了他的心。”

牟雨平似懂非懂地看着他的父亲牟坤。

“爹！你可有意挽救他？”

地恨牟雨平低头沉思一阵道：“过去我很嫉恨他，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反而不再恨他了。”

牟坤笑笑道：“道理很简单，过去你是把他看成同辈中的人，你见他才智俱佳，心中自然会生出嫉妒之心。但是，多日以后，你发现他除了了却自身的恩怨之外，并无争雄之心，因此你那惧怕之心就消失了。惧怕之心一失，你便发现他有许多过人之处和值得人同情之处，因此你便不再恨他，而同情于他了。”

微风过处，传来一阵淡淡的幽香。

斗场中的三个人这时依旧未能把东方宇逼落下风，相反的，东方宇玄极剑在握，每出一招必把三人迫退数步，甚

至数丈。

场外的幽香时断时续，令人嗅之有陶然欲醉之感。但斗场中四人正在作殊死之争，场外之人也被那奇奥的招式所吸引住，是以无人察觉出幽香的来处。

只听得东方宇一声清叱，身体猛地暴射而起，但又出人意料地降了下来，手中剑也无力地垂了下来。

其他三人见东方宇骤然下降，一齐争先出手，但却迈不动步了。

牟坤不由自主地“咦”了一声，道：“怎么搞的？”

微风处又送来一阵幽香。

突然，牟坤大喝一声：“住手！”声如春雷乍展，激斗中的几人不由自主地停手分开。

牟坤冷冷道：“我们受人暗算了。”

“谁？”众人同声问道。

东方宇却默然不语，俊脸上平静的犹如一潭泓水。

“哈哈，就是老夫。”

巨石之后缓缓走出一个黑衣老者。只见他身材不高，犹如一个孩童，铁青的脸上双目深陷，全身上下看起来没有四两肉，年约在七旬上下。

独苍道人怒喝道：“呸！竟是你这老毒物乘人之危。”话罢举剑欲劈。

“且慢！老牛鼻子，你先别发狠。假使你功力未减之前或许能打得过我，但现在可不行了。”

独苍道人怒道：“这点毒烟能奈我何？”心中却暗忖道：“这广毒童子以毒闻名，他身上毒药无一不是绝毒之物，看来他言下决非欺人之谈，倒是想个什么法子把解药弄到

手。”

广毒童子阴笑道：“各位不妨运气一试，看看老夫是否故做惊人之谈。老牛鼻子别担心，老夫显身就是要给你们解药的。”

水星魔声厉内荏地道：“老童子，你既然要给解药，为何故意拖延时间，难道另有企图？”

广毒童子笑道：“老夫知道人命关天，只是话没说完而已。”

东方宇冷漠地道：“假使在下把你杀了，解药就垂手可得了。”

广毒童子一怔，冷冷道：“老夫要的也就是这句话。谁能胜得老夫一招半式，立刻掷下解药。”

东方宇缓缓走到广毒童子身前五尺处，冷笑道：“你说话可算数？”

广毒童子冷笑道：“恕老夫眼拙，不认识世兄。”

东方宇淡然道：“在下要讨解药，不通名也罢了。”

广毒童子笑道：“你为别人卖命，认为值得吗？”

“值得，倒是你把算盘打错了。”

突然他身子一转，招化“白虹贯日”，一剑刺向广毒童子的咽喉。

广毒童子身体一转，双掌交互连拍十一掌，动作之快令人难以看清。

广毒童子本是奉命行事，连拍十一掌后，身体便向后退一纵，飘出五尺远。

东方宇剑招连换，如影附形般地赶了上去，弹指间又连出十二剑。

眨眼间三十招已过，东方宇的剑势渐渐慢了下来。

牟坤旁观者清，大声道：“东方少侠，不可与他消耗时间，他在等你药力发作。”

广毒童子冷笑道：“牟兄高见，但却为时已晚。”

果然，东方宇的剑招渐慢，广毒童子每一招都把他震得身形连幌。

广毒童子边打边冷讥道：“东方宇，你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吗？我那身列五圣之列的师侄不知对老夫提过多少遍，你早晚是要葬身于断魂谷的，是以老夫并不想早置你于死地。”

东方宇俊脸已泛苍白，他厉声问道：“燕幽双怪在断魂谷吗？”

“在。但你今生去不得了。”

东方宇这次没有闪避，大喝一声：“为何去不得！”话落使出“七星运天”，骇人的剑势向广毒童子刺去。

广毒童子万没有料到东方宇已到强弩之末，尚能出此奇异的招式。他大惊之下，本能地用右手打出一把毒针。但听“叮叮……”诸声，蓝光如牛毛细雨四散飞射，随后听到东方宇一声轻微的闷哼。

乌亮的剑光一闪，东方宇的剑尖已指在广毒童子的咽喉。

牟坤纵身跃出，出手点了广毒童子的“肩井穴”、“七坎穴”，冷笑道：“兄弟等解药已很久了。”

东方宇道：“阁下该履行诺言了。”

广毒童子笑道：“当然，但东方兄中了老夫一根追魂针不在诺言之内。”

东方宇面色一凛，问道：“能支持多久？”

“不出二天必然毒发而亡。老夫有一种解药，可支持百日，不过不在我们的誓言之内。”

东方宇笑道：“你的命也在我手中，只怕在下要的是真解药了。”

广毒童子笑道：“但是，若老夫不告诉你服用之法，你杀了老夫又有何用？”

东方宇怒道：“我先杀了你来殉葬！”说罢举剑欲刺。

广毒童子眼珠一转，道：“少侠休要动怒，我倒有一个两全之策。”

东方宇收剑，道：“你先说说看，接不接受是在下的事。”

广毒童子道：“老夫告诉你解药的服法，你担保老夫性命无忧。”

“原来阁下也怕死。”

“不错。”广毒童子道。

广毒童子将目光扫过群雄脸上，见个个脸上隐含杀气，不由心中暗自发出一声冷笑。他坦然伸手入怀，摸出三个绿色小瓶，辨认了一下后，打开其中一瓶，倒出一粒递给东方宇，又分别倒出了十几粒给在场众人。

群雄接过药丸，却又不肯服下。

牟坤冷冷道：“老毒童，如何使兄弟信得过呢？”

广毒童子冷笑道：“不信就不服。”

牟坤笑道：“你别忘了，兄弟已得解药，尽可杀死你再服下去。”

广毒童子脸色一变，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着。

牟坤哈哈一笑，道：“兄弟信得过你。”话落把药服入

口中。

其他人见牟坤服下，也都服下。然而众人服药之后，便突觉全身无力，继而先后倒下。唯有东方宇还硬撑着，也是双腿发麻。

牟坤悔恨不已：“牟坤今天算是落入你老匹夫的圈套中了！”

东方宇此时怒目圆睁，两道冷电的目光射在广毒童子的脸上。

广毒童子却神色自若地道：“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各位心中早已埋下杀老夫之意，是以只好让诸位稍坐一刻。但此药确是解药，诸位不妨运气一试，看毒是否已解。”

不大工夫，木星魔冷冷道：“老毒童，这笔帐老夫迟早要算。”

广毒童子冷笑道：“老夫随时恭候就是。东方少侠，这是解‘百日之毒’之药。”随手递过一粒红色药丸。

东方宇接过服下道：“服下后身上有何感觉？”

“此毒百日发作身亡，发作前毫无感觉。”

“多久见效？”

“你运气一试便知。”

东方宇运功一试，果然气血畅通如前，当即道：“我该放了你。”伸手拍活了广毒童子被制的穴道，淡然道：“阁下请吧！”

广毒童子环顾群雄一眼，冷笑道：“老夫在断魂谷中随时候驾。”又对东方宇道：“希望你珍惜这一百天，到时候老夫在断魂谷为你准备棺木。”话落转身下山而去。

东方宇星目遥望着天际，心想：“断魂谷我是定要去的，无论如何也要杀了燕幽双毒，替父母报仇。”

他身边的独苍道人冷冷道：“东方宇，你我尚未见真章呢。”

东方宇淡然道：“你应自量些才是！”

“什么！你以为贫道打不过你？”

东方宇猛然转过头来，两道如电的利光射在他的脸上，冷森森地道：“你自己以为如何？”

独苍道人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觉得这样太丢人，又跨上两步，大喝道：“老夫不知道，接招！”一招“千里浮云”向东方宇刺去。

东方宇静立不动，右手挥出“冰河结冻”，把独苍道人的宝剑荡开，左手呼地一掌，把他逼退五尺。

就在这时，忽听又有人连声怒喝：“东方宇休狂，老夫会会你。”

几乎是在独苍道人揉身再上的同时，木星魔，水星魔已一同逼了上来。

东方宇手持玄极剑连演“七星运天”、“方生不息”，分以三个方向攻向三人，快如电光石火，使人眼花缭乱。

三人武功虽然了得，但仍被逼得后退三尺。

这时，峨嵋派的五六个高手也都围了上来，把四人团团围于核心，个个脸泛煞气，跃跃欲试。

地恨牟雨平剑眉一皱，道：“三个绝世高手竟然战他不下。”

牟坤道：“他们就要落败了，此子的武功令人望而生畏。”

这时，激斗中的东方宇突地跳出圈外，冷冷道：“独苍道人，在下之所以一再相让，乃是看你已有这么一大把年纪，成名不易，不忍让你晚年失意。至于峨嵋三圣乃是江湖败类，他们杀我父母，万死不能赎其罪。你身为峨嵋长老，自己应知有失察之过。至于你们二人，在下不是不忍伤害你们，乃是想再以单剑会会四海九星魔而己，是以不愿你们受伤，你们应知进退才对。”

独苍道人吼道：“好堂皇的话，居然教训起老夫来了，可惜贫道信不过你。”

木星魔，水星魔同声道：“东方宇，空口说白话骇不倒我等，尽管拿出些真才实学。”

地恨牟雨平道：“单身单剑会四海九星魔？”

牟坤慨叹道：“唉，看来他是真的不把生死看在眼里了！”

“他会胜吗？”

“很难说。”

恰在此时，斗场中暴起一声清叱，嘶嘶锐啸声使人听了胆战心惊。

牟坤骇然道：“取剑之术。”

“什么？”

连声惊喝中，二魔和独苍道人，纷纷退跃八尺，每人胸前都被划了一个十字。山风过处，衣片随风飘舞，深度恰达肌肤。

对这几剑，三人竟事先毫无察觉，令人惊诧不已。

东方宇将玄极剑还鞘，对牟坤一拱手道：“牟老前辈，东方宇就此告别。”说罢对场中三人看也不看，纵身向前奔

去。

牟坤急忙问道：“少侠意欲何往？”

“断魂谷”。

牟坤又道：“此去断魂谷约有二十天的路程，望少侠小心为是！”

这时，东方宇已奔出二十丈左右，传音道：“多谢前辈指点！”

与此同时，一条紫影从后面追上来，竟是地恨牟雨平。

东方宇冷然问道：“阁下有何贵干？”

牟雨平微微一笑，道：“只是想送兄台一程，不知可否？”

东方宇答道：“多谢阁下好意，只是不敢劳驾！”

“东方少侠可是往断魂谷去找那燕幽双怪？”牟雨平问道，但却只字不提取百日之毒的解药之事。

东方宇毫不动容地道：“阁下何不说在下是去取解药？”

地恨牟雨平笑着摇头道：“解药对东方兄来说，似乎并不比找双毒重要。兄弟敢作断言，你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因为武林‘五圣一尊’中尚有二怪没死，只要二人一死，东方兄的大仇才算报成，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对吗？”

东方宇听罢心头一震，心说：“此人好聪明。”那戒备之心也随之更加明显，当下冷冷道：“兄台聪明绝顶，所言极是。但不知兄台替在下把事情略得如此清楚，是何居心？”

地恨牟雨平笑道：“没有什么居心，只是我以为兄台不了之事还不止如此。”

东方宇讽刺地道：“兄台既然有过人的才智，何妨讲出来让我一听？”

地恨牟雨平并不在意，仍然笑道：“不知兄台将来如何

安排那些红粉知己？”

这正是东方宇心中无法排遣的事情，也是他最烦恼的事，如今被地恨牟雨平提出，一时之间千头万绪，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那无名的烦恼，顿时化作一股怒火，发泄在地恨牟雨平身上。他冷冷地道：“兄台不嫌管事太多了吗？别忘了你我本不是同路之人！”

地恨牟雨平已对东方宇产生崇敬与同情之感，是以任凭东方宇如何折辱，却毫不介意。他当下摇摇头，笑道：“你我相处的地位，现在谈之兄弟尚为过早。假使兄台不觉不便的话，兄弟倒想与兄台结伴到断魂谷一行。”

东方宇个性何等刚强，闻言不由冷笑道：“东方宇自出道以来，所见‘不便’实是太多了，再多一次又有何妨？咱们走吧！”话落转身向前行去。

地恨牟雨平微微一笑，随后赶上。

夕阳西斜，晚霞中飞腾着一白一紫两条人影，行动之快，恰如两缕轻烟。

行行复行行，不觉已过了五天。这五天来，东方宇的心情越来越平静，他似乎已不再想其他的事情，而唯一的恩虑就是如何找到双怪报得亲仇。至于那些红粉知己，他则尽量不去想她们。

地恨牟雨平已不再多说劝解之话。不过，他心中总是在想，要用什么方法燃起东方宇的生机。

这一天，二人来到雁荡山。这里距断魂谷虽仍有三天的路程，但如在山中展开轻功赶路，可以在时间上节省许多。

中午时分，二人已到雁荡山主峰百岗峰下，但见这里

危岩绝壁，怪石嶙峋。二人思量，这百岗峰方圆不下数百里，如绕道而行，势必要多花一天的时间，可是……

东方宇打量了一下山势，见崖壁虽然平滑，但仍有可借脚之处，回头看了地恨牟雨平一眼。

地恨牟雨平何等聪明，见状笑道：“东方兄欲翻此峰，这样可以少走不少冤枉路，小弟亦跟上就是。咦？那是什么？”说着用手指向那五十丈外的突石上，只见上面插着一根黑色的旗子，正自迎风飘扬。

东方宇顺着牟雨平手指的方向看去，剑眉不由一皱，缓缓道：“是一面黑旗，旗上面绣着一个白色的虎头。”

地恨牟雨平闻之面色一紧。他也看清了那个虎头，不由自主地惊道：“白虎旗！”

东方宇并不知道“白虎旗”是怎么回事，但从牟雨平的话中，他断定此旗必然代表着什么恐怖的人物，当下冷冷地道：“在下已决定翻过此峰，兄台大可随便。”

地恨牟雨平剑眉一皱，不由心中发怒，心说：“牟某岂是贪生怕死之辈，东方宇你也太小看人了。”

思念间他笑道：“在下甚佩服东方兄的勇气。但‘白虎旗’早在六十年前已被江湖上视为是夺命的标记了，为江湖武林所畏惧。小弟虽未亲眼见过，但想来此旗既能震慑人心，夺人魂魄，就决非无因。怕与不怕是另外一回事，但临事却不能没有戒备之心。小弟直言并非教训东方兄，但请见谅。”话落，不等东方宇答话便首先向崖上奔去。

东方宇不由一愣，心中暗自奇怪道：“此人近几天之所做所为，何以与过去大不一样？莫非他另有图谋？”

这时，牟雨平已登上近二十丈了。东方宇脚下加劲，仅

四五个起落便到了牟雨平的身后，但却并不赶上去。

眨眼间两人已同时落在那块突起的崖石上。东方宇信手拈起那根“白虎旗”，只见铁制的旗杆，黑绸的旗面，只是那白虎则不知是用什么染料所制，近看隐隐发出绿光，在黑夜之中更为骇人。

东方宇将旗插回，反身又向上登去，这次是东方宇在前，牟雨平在后。约在一百五十丈处，又见一块突起的巨石上面插有一支黑旗，好象这旗子的主人是专为他二人插的一般。

地恨牟雨平心中微微有些惊愕，略一沉思，向左面飘去。东方宇微微一怔，心说：“放着直路不走，何以非走偏路？”但他再一想，不由恍然大悟，心中暗赞道：“他的心思好慎密。”

当他们再上得一块巨石后，上面又豁然插着一支黑旗。地恨牟雨平俊脸一紧，对东方宇道：“这是冲着我们来的。”

东方宇冷然道：“你是说这旗子是刚插上的吗？”

地恨牟雨平道：“我认为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本不知道你我选择哪条道路。”

“难道他们不会先在每一块巨石上插上吗？”

地恨牟雨平笑道：“东方兄说得也是。但据我所知，‘白虎旗’天下仅有五面，如今我们已见到三面，因此他们不可能每块巨石上全插上的。”

东方宇心头怦然一动，心说：“此人若能在我们临时改变行动之前把旗子插上，而不为人所觉，其轻功实乃已达骇人听闻之境界。”他心中虽然在想，但却不形于色，转头对牟雨平道：“依兄台之见如何？”

地恨牟雨平道：“依小弟之见，反正他们是冲着你我而来，我们也就不必再躲藏了。干脆就直冲上去，与他们决一死战！”

“兄台以为他们会如此轻易地让我们闯上崖去？”

地恨牟雨平一皱剑眉道：“现在距崖顶尚有两百余丈，他们要打也只能在五十丈左右的地方，我们何妨先上一段再说？”

东方宇点头称是，起身而上。上到百余丈处又发现了一面白虎旗，然而两人并未停身。

百岗峰顶已然在望，距崖顶五十丈处又有一块突起的巨石。东方宇身在空中突听头上传来一阵“哗哗”之声，他本能地抬头一看，一支黑旗“唿”的一声插在巨石中，东方宇也恰在这时落于石上。

东方宇将黑旗拔出，仰脸冷笑道：“朋友，我道阁下是何三头六臂之人物，原来是乘人说话之机暗作手脚的人。如果此崖再高百丈，阁下岂不早现了原形？”

说话之间，地恨牟雨平也已跃落东方宇身边。东方宇的话他自然全听到了，那双星眸不由地向崖上打量。

只听见崖上一个冷冷地声音道：“小子！你别以为了不起，要非老夫有意留下这一手，哼哼！只怕你们还蒙在鼓里呢！”随着话声，崖上出现一个黑衣人。他不但全身着黑，就连脸部也是用黑布蒙着，除了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露在外面以外，其他的地方一无所见。但由那说话的声音来判断，此人年龄有六旬以上。

地恨牟雨平冷笑一声，道：“阁下此时在崖上现身，莫非是想来个居高临下，乘人之危？”

黑衣人阴森森地笑道：“牟雨平，你少要花枪。老夫如果想乘人之危，又岂是你三言两语能改变得了的？”

牟雨平笑道：“原来阁下认得在下，可在下却无法看清阁下的庐山真面目，莫非阁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黑衣人闻言怒道：“就凭你这句话，老夫就不能容你！”

地恨牟雨平大笑道：“阁下容不得在下，早已在我预料之中。但若是平地你我公平交手，谁容不得谁还未可知呢！就是此时，你也非能轻而易举地置我等于死地。”

黑衣人发出一声狂笑，又道：“牟雨平，你那点基业老夫了如指掌。就是在平地，老夫也有十成把握置你于死地。但是……”

地恨牟雨平深怕他改变主意，未等他说完立刻接口道：“但是现在出手，不是省时省力得多，是吗？”

那黑衣人冷笑连连，震声道：“你很聪明，不过这次你却没有猜对。”

“那阁下是要我俩上去再解决了？”

那人眼中透出一丝狠毒的光芒，冷笑道：“不错。”

东方宇冷冷道：“阁下可是言而有信？”

那人冷冷道：“老夫没有骗你的必要。今天，你们别想活着离开这百岗峰了。”

东方宇冷笑道：“那也未必。”起身欲上。

地恨牟雨平拉住东方宇道：“东方兄且慢。”

他转头对黑衣人道：“阁下站在我们必经之地，不知是何用意？”

东方宇心头一震，心中暗自佩服道：“此人年纪轻轻，心计却如此之多，难怪能得到地恨这个雅号！”